

在北大荒的時候，我見過一位守林老人。我們農場邊上，靠近七星河南岸，有一片原始次生森林。老人一輩子在那里守林。他住在林子里的一座木刻楞房中，我們冬天去七星河修水利的路上，必要路過那座木刻楞，常會進去烤烤火，喝口熱水，吃吃他的凍酸梨，逗逗他養的老貓，和他說會兒閒話。他話不多，大多時候，只是聽我們說。附近的村子叫底窩，清朝時是燒窯製磚的老村，那里的人們都知道老人的經歷，從清朝到日寇入侵，是受了不少苦的，一輩子孤苦伶仃一個人，守着一只老貓和一片老林子過活。

我一直對老人的經歷很好奇，但是，問他什麼，他都是笑笑，搖搖頭。後來，我調到宣傳隊寫節目，有一段時間專門住在底窩，每天和老人泡在一起，心想總能問出點兒什麼，好寫出個新穎些的憶苦思甜之類的節目。可是，他依然什麼也沒有對我說。不說，不等於對往事沒有記憶，只是不願意說罷了。我這樣揣測。和老人告

# 記不住的日子

別，是在一個春雪消融的黃昏，他對我說，不是不願意和你嘮，是真的記不住了。我不大相信。他望着我疑惑的眼神，又說，孩子，不是啥事都記住就好，要是都記住了，我能活到現在？這是他對我說話最多的一次。

守林老人的話，說實在的，當時我並沒有完全聽懂。五十多年後，我讀到馬爾克斯的一句話：“記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。”忽然想起了守林老人，覺得記憶這玩意兒，對作家來說，是一筆財富，記得住的東西，都可以化為妙筆生花的文字；對歷盡滄桑的普通人來說，記得住的東西太多，恐怕真的難以熬過那漫長而跌宕的人生。我讀中學的時代，人們經常引用列寧的“忘

記過去，就意味着背叛”。其實，對普通人而言，過去要是真的都記住了，過去的暗影會壓迫今天的日子，也可以說是壓迫今天的生活，記憶會如夢魘般纏繞身邊，這是可怕的。

前些日子，讀到英國詩人莎拉·蒂斯代爾的一首題為《忘掉它》的短詩，其中有這樣幾句：“忘掉它，永遠永遠。/ 時間是良友，它會使我們變成老年。/ 如果有人問起，就說已經忘記，/ 在很早，很早的往昔 / 像花，像火 / 像靜靜的足音，在早被遺忘的雪里。”我



覺得這詩寫的就是那位守林老人。記得住的日子，是生活；記不住的日子，也是生活。作者：肖復興



# 素直之心

什么是素直之心？簡單說，就是沒有束縛的心，即不被情感、經驗、偏見、利害關係等束縛，客觀而真實地看待事物的心。

這就像戴着有色眼鏡或球面鏡片看東西——如果鏡片是紅色的，那么白紙也會被看成紅紙；如果鏡面是凹凸的，筆直的棍子也會呈現彎曲狀態。

也就是說，當我們被一些旁的東西束縛時，就難以把握事物的真相或真實形態，從而影響判斷和決策。相反，擁有素直之心，看東西時不受外物干擾，所有的東西就都能以原貌呈現。如此，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彎路，降低成本和風險。

做生意要順應天地自然之理，傾聽世間大眾之聲，廣集員工下屬之智，做該做之事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。

何為遵循天地自然之理？我認為，這就好比下雨要打傘，這是自然的；天冷了多穿點兒，這也是自然的。因為和某人賭氣就不打傘，或者為了顯示自己的風度凍得瑟瑟發抖也不肯多穿衣服，這就是心被某種事物束縛。

虛心傾聽顧客和員工的心聲，這也是擁有素直之心的表現。那些狂妄自大、獨斷專行的經營者，也許在短期內能夠獲得成就，但絕對不可能獲得長久的成功。一旦被“我是老闆，必須聽我的”這種心態束縛，就會錯過很多

好的點子和建議，也難以留住人才。

被一時的利益蒙蔽而做出錯誤決策的例子並不在少數，甚至有的人因為別人幾句話就搖擺不定、全盤否定自己，這都是因為沒有素直之心。

以素直之心看待事物，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，從而知道什麼該做、什麼不該做。該做的就努力去做，不該做的堅決不做，一個人的勇氣、決心、判

斷力由此產生。

與此同時，寬容之心、悲憫之心也將相伴而生，從而使得人盡其才、物盡其用，即使一時受挫，也能再次崛起。換言之，素直之心能夠使人變得公正、堅強和明智。

然而要擁有一顆素直之心絕非易事，尤其是在誘惑眾多的今天。人有七情六欲，有好惡，這是無法抹殺的天性，因而人也更容易被人情世故和利害關係束縛。而且，隨着社會的發展，各種知識衝擊着我們的大腦，成為新的束縛。因此，心無旁騖說起來簡單，做起來是非常困難的。

我聽人說，圍棋這東西，就算沒有老師的特別指導，只要能堅持下到一萬盤，邊下邊鑽研，也能達到初段水平。因此，每天都以素直之心度過，那么一萬天後，即三十年後，你的素直之心不也可以達到初段水平了嗎？到那時，你就能做到遇事不慌張，從而避免出現重大失誤。我就是以這樣的心態自我反省的。

年輕人，希望你們在追逐夢想的路上，能夠抽出一點兒時間來靜思冥想，排除無謂的干擾，保持純正的內心。希望你們不被五光十色的世界迷惑，不被物欲和金錢左右，能夠始終不忘本心、一心一意。

[日]松下幸之助

## 灰帽子

有一頂帽子，被做出來的時候忘記染顏色了，所以它來到商店時，還是灰撲撲的。

整整一季它都沒有被賣出去，這不能怪顧客瞧不上它——他們甚至從來沒注意過那兒還有一頂帽子。

商店清倉的時候，店主看灰帽子實在礙事，便順手把它給了夥計，讓他戴着回家。夥計沒好意思戴，把帽子揣在懷里帶走了。

回到家里，夥計把帽子送給了妻子。妻子嫌這頂帽子太土，生氣地跟他大吵了一架，把帽子丟在椅子上便出門而去。

不一會兒，他們的小女兒蹦蹦跳跳地回來了，看到帽子，就把它帶到空地上，和夥伴們玩丟石子兒的遊戲，誰能把石子兒扔進帽子就算誰贏。她玩得正開心，突然聽到母親略帶憤怒的呼喊聲，便急急忙忙地跑回家，把灰帽子忘得一干二淨。

夜晚來臨，一身塵土、半埋在石子兒堆里的灰帽子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。但這時，一只野鳥停在它的身邊，把它拽了出來。

“我正需要這麼一個窩！”野鳥高興地自言自語。它把帽子妥當地安置在高高的樹杈上，呼喚着自己的伴侶。兩只鳥兒都很滿意，因為這個鳥窩一點兒都不引人注目。

## 說話高手

說兩個我親眼所見的真實故事給大家聽。幾個人一塊兒出差，其中一個女生對某男生有興趣，吃晚飯的時候，她小聲對男生說：“小心我夜里敲你的門喲。”沒想到那個男生很優雅地回答：“小心開門的不是我喲。”

還有一個故事，也是一群人出差，接待方的一個男士對其中一位女士很有興趣，他對那位女士說：“晚上可以請您出去喝點酒嗎？”猜猜這位女士怎么答的。她說：“看樣子我得再來一趟。”

拒絕人真是一門藝術。

作者：劉墉

# 短文精選

## 甩

每當我從全自動洗衣機中取出甩干的衣服時，常想及人生。干衣筒只有在高速旋轉時，才會把水分甩得干乾淨淨。人生也是如此。

當你全部身心撲在事業上，你就高速旋轉起來，把各種雜念甩得一干二淨。我無法查證漢字中的“閒”字是不是黃帝的史官倉頡所創。不過，這個“閒”字確屬構思巧妙：門里望月，焉能不“閒”？

晏殊詞雲：“乍雨乍晴花自落，閑愁閑悶日偏長。”這詞味，跟李清照的“守着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”有同樣的旨趣！

閒人愁日長，志士嫌夜短，忙人無閒情。快節奏的生活，高效率的工作，甩掉了長吁短嘆，甩掉了聊天磨牙，甩掉了無事生非，也甩掉了無病呻吟。人生匆匆，不過白駒過隙。只要發光，一瞬流星也會留下一道光華。

法國物理學家皮埃爾·居里曾說道：“當我像喻喻作響的陀螺一樣高速旋轉時，就自然排除了外界的干擾。”

我想，他的話從另一個角度道明瞭這一人生哲理。

作者：葉永烈



兩年前的春天，我朋友小曹的父母重建了農村的老房子。原先中規中矩的平房被推倒了，小曹的父母建起兩層樓房，還裝修成民宿的樣式——在合圍結構的房子中央裝上落地玻璃窗，並預留了一個天井，天井里種上細細的水竹，放上父親這些年從山上撿來的奇石。

小曹吃驚地發現，整棟房子上上下下安排了3個衛生間、2個廚房、2個茶室兼小書房，還有5個臥室。每個臥室都放着父親從網上淘來的樟木衣櫥和實木床。

為什麼要建這座大房子？她父母的想法是，人老了，只盼着兒孫能多回家陪陪他們。他們執拗地認為，只要老家房間夠多、被褥夠多，衛生間里裝上了智能馬桶，有足夠的衣櫥可以掛孩子們的大衣，有拍照好看的餐桌與茶几，孩子們就願意回來小住。

果然，小曹與哥哥、弟弟發現，新房子造好之後，父母就陷入無盡的等待，他們翻曬被褥、腌制臘味、澆灌菜園，就等着兒女的汽車喇叭在院門前摳響。這份沉甸甸的期待，也變成了一家人的精神壓力——小曹與哥哥、弟弟都有些愧疚，以前每兩個月才長途跋涉開車回家一次，但現在父母用一輩子的積蓄翻建房子，他們都掂量着回家的次數是不是太少了。

然而，人到中年，做兒女的也事務繁忙，加班、做家務、輔導孩子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被填滿了。為了騰出周末去探望父母，小曹每周一到周五都過得緊張，可能凌晨還在趕制標書，深夜還在廚房里對付油漬。

小曹單身4年，獨自帶着10歲的兒子。疲困至極時，她心里也有抱怨，父母肯定不清楚，自己為了每周回家而疏遠了許多朋友，因為

沒有時間與他們聚會、郊遊、看電影。終於有一天，小曹鼓足勇氣對母親說：“既然所有的愛都是雙向奔赴，你們也不能總站在原地不動啊，也不能總是眼巴巴地等着我們回家啊，我們也很累。”

話剛說出口，小曹就後悔了。在視頻里，小曹明顯看到母親的臉色像大晴天里飄來一片烏雲，倏然暗下去了。之後，回不回家就變成了一個“話題沼澤”，雙方都得繞着走。小曹整整一個月沒有回家，父母也不再接二連三地以“筍子已經幫你們挖好了，鷄已經殺好了”“臘肉已經可以吃了，再晚一步你們就看不到蠟梅花了”等理由來催促兒孫們回老家了。在雙休日，小曹終於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也終於有時間去美術館看展覽、與孩子去遊樂園了，但是，這份自在輕盈為什麼又夾雜着說不清道不明的空茫呢？



# 愛的角力

以小曹的細膩，怎么可能沒有意識到父母

無法來探視也是有理由的。偌大的房子需要打掃，而房前屋後還有那么多菜畦和花圃需要照料，更何況家里還養了雞鴨，甚至父親為了讓兒女能上純天然的蜂蜜，還在後院養了3箱蜜蜂，實在是走不開呀。

幸而，轉機在不知不覺中到來了。某一天，父親突然主動給她打電話，說村委會邀請到一位給孩子們講授風箏製作方法的老師，在村里找尋教室未果，看中了他們家敞亮的天井和客廳，遂前來商議，想租用客廳作手工課教室。外聘的老師很志志，因為這種公益性課程經費有限，之前問過幾家民宿，都因為價錢談不攏而作罷。

誰想，父親一聽就答應了，說：“你們儘管來，有孩子們在，大房子就有生氣。租金多少都無所謂，我們老了，要這麼多錢做啥用？”他還說，孩子們搭風箏的骨架肯定需要竹篾，後面山坡上的竹園也是他們家的，看中什麼竹子他就替他們砍來用。他還給來上課的師生準備了烘青

豆和蜜薯干當茶點，那蜜薯與毛豆也都是自家菜園的收成。

這件事好像給父母的生活鑿開了一條縫。這條縫里透出月光、清風和竹子的清香，也透出一份活力。

## 三

於是這一年來，父母家的大客廳就成為課外講習所，老師在這里教孩子們寫春聯、染布、彈尤克里里、做青團和鮮肉月餅。連父親也被村委會聘請加入了課外教師的隊伍。

從母親發來的小視頻里，小曹看到父親在教孩子們識別如今已成老古董的農具與漁具，教他們如何點豆腐、曬柿餅、收桃膠。小朋友們還戴上手套與斗笠面罩，學着父親的樣子避開“嗡嗡”縈繞的蜜蜂，躡手躡腳地在蜂箱里撈下一點兒色如琥珀、狀如軟膠的蜂蜜，放進嘴里品嚐。頓時，他們被那濃稠的甜味齣到，小臉上堆滿驚訝。父親在一旁笑着，猶如惡作劇得逞的小夥伴一樣。小曹被愧疚捏攏的心終於舒展開來。

兩位老人也發現，有了大房子，迎接的也不一定是自家兒孫，當他們幫助做事卻沒有場地的年輕人時，自己的生活也從枯索蕭瑟變得豐沛飽滿起來。年輕一輩的到來使河岸上的老柳樹忽然有了腰身，有了青綠之色，有了明媚的生氣。

有意思的是，當父母不再那么盼望兒孫回家時，孫輩卻約好了要回爺爺家，因為爺爺要教村里的孩子玩“植物敲拓染”。小曹的兒子和姪女聽說後，提出了小小的抗議：“別人家的孩子都學會了，咱們曹家的小孩倒不會，這怎麼說得過去？”

小曹笑起來。她知道，在兩代人“愛的角力”中，這一回，是父母贏了。

作者：明前茶